

# 在路上

○史运玲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但由于经济条件不太好，加上工作的原因，不能过多外出游玩，只能偶尔在休息日里，挤出琐碎的时间，在汝州附近各个乡镇的村子里穿行晃荡。

我把这些乡村称之为采风。与其说是去探究和了解各村的风土人情和前世今生，不如说是满足自己对那些陌生村子的的好奇心，体味人在路上的新奇感觉。

这些大小村子，如繁星般点缀在绿色的旷野，被茂密的大树和重重庄稼包围着。村庄内部，有许多我不知道的神秘与无知。那些突然映入眼帘的寺庙道观，古老的土墙瓦房，沧桑到老态龙钟的百年树木，垫在家门口当桌凳使用的青石条，或匾仄、或蜿蜒、或敞亮，如毛细血管贯穿于村子的街道……他们用无声的语言，演绎着各自村庄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每一个村子，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迥异于其他村庄的特点。岁月的洪荒深处，它们用独一无二的印记胎痕，以及积累下来的古老文化传承，生动着村庄的眉眼，把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植进背井离乡游子的心怀，在每一个有月光的夜晚，眷恋和辗转。

在大张水库边的大张村，某户人家的大

门前，一块垒在墙角的青石板，曾引起我的强烈好奇，忍不住蹲身仔细观察。看样子，主人是拿它当桌凳使用的。不知这块青石板被凿出多少年了，更不知被使用了多少年，通体上下，被摩擦得起明发亮，闪烁着久远年代里的神秘光芒。大张村曾是汝州古遗址之一，创造出了人类远古文明，村子里有这些东西存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凝望石板，我思绪纷飞。这石板，不知是否来自于那个曾创造出远古文明的时代？历史变迁的沧海桑田中，多少东西灰飞烟灭，唯有青石板，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纯粹物质，才会得以保存，用无声的语言，诉说我们祖先的聪明与坚韧，以及村庄的久远与厚重。

村庄里那些古树，更是神秘莫测，向人们演绎着村庄的源远流长。而我，也对大自然里的这些古树情有独钟。每到一村，就先奔这些古树而去，仰望树叶婆娑，虬枝盘旋，心里充满对树木的无限敬畏。

在大峪镇双石垛村，就有一棵让我叹为观止、惊诧莫名的巨大古槐。它身形庞大，老态龙钟，三四个人都搂抱不住。人站在树下，渺小如蚁，生之感，岁月之感，似乎在那一刻

都齐涌心间，沧海桑田之感，瞬间将人淹没。

年代太遥远了，古槐已不再苍翠，在时空里传播着无法抵御的衰老气味。我不知道，它还能生存多久，还能引起多少如我这样的路人的无限感慨。我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笔，记录下双石垛村曾经有过一株古槐，并尽可能用文字留存村庄的前世今生。

古槐巨大而嶙峋的树根，被人用砖头细细地围砌了起来，还在它身边修筑了一堵墙。可以看出，村民是善待它的，像保存珍宝似地，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不可再得的遗产。

村民们对古槐心存敬畏。遇到节日，就在树下焚香祭拜。这古槐，见证了村庄的古老历史，记载了一段家族的延续，更见证了村民们的悲欢离合、尘世烟火。一辈辈一代代人从树下走过，从蹦蹦跳跳的少年到鹤发童颜，古槐依旧在日复一日的清风朗月、蓝天白云下循环不息。它如一位道行高深的智者，绿叶枯里禅意点化世人，让人豁然开朗，明心见性。

人在路上的次数多了，便积累了自己的出行经验。我喜欢拣那些蜿蜒在村间的小路行走。现在的农村，村村通有公路，不仅来往便利，而且车辆稀少，没有络绎不绝的人群，

没有车辆掀起的飞扬尘土，一切显得空旷而静谧。骑车在水泥路上飞奔，旷野的风立即包围了你，浮躁烦闷的心，瞬间在风里心静如水，融入与大自然的亲切对话之中。

在旷野，四周是无边的静谧，来无踪去无影的风，飒飒着，空气里满是醉人的气息。绿叶飘飘，青山默默，白云悠悠，彩蝶翩翩，野旷天底树，尘清涤人心，因浮躁而四处漂泊无处着落的心，每每在大自然的清幽胜景里，忘却了是非非，稳稳妥妥地落下脚来。

在大自然里，我仿佛悟了禅机的高僧，物我两忘。临风伫立，只感觉活着的欣喜与生命的本真，连那些花草树木，山石泥土，也仿佛有了生命的意韵，只想跟它们作精神的交流。

那些流水冲出来的沟壑悬崖，那些风雨滋养出来的青苔花草，那些为了生存而与大自然顽强对抗，以致生出奇形怪状面目的古树老藤，那些被岁月之手摩挲得泛着乌色光芒的青石条，那些独立枝头做沉思状的小鸟，那些蓝天下满树红彤彤的柿子……总会令我生出无端的欣喜与柔情，在与它们的对视微笑里，宛若与前世朋友的再度重逢。

风景在路上，人在风景里。如此人生，真好！

·连载·

## 毛泽东离京 巡视纪实

### 四十二 七千人大会后到南方视察

1962年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结束前，邓小平指定：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讲话，吴冷西整理刘少奇的讲话。

8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并整理会议的文件。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

10日，专列到达上海。

临行时毛泽东带上了田家英报送的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文件写为“例如四十年内”。田家英写信给毛泽东说，邓小平“主张把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成二十年。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

毛泽东认真审读了文件以后批示：

田家英同志，并请告小平同志、刘、周：

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于上海

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这段文字为：“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2月中旬，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三个文件和王稼祥为报送这三个文件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央的信。这三个文件是：

(一)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1962年2月14日关于起草给兄弟党的信和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口信问题向王稼祥并中央的请示报告；

(二)中共中央致兄弟党中央的复信稿；

(三)中共中央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口信稿。

刘宁一、伍修权的报告中提出，最近接到一些国家兄弟党的来信，其中有的建议召开兄弟党会议，我们考虑采取统一复信的办法，表示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既讨论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也讨论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其他问题。这样，不管兄弟党会议开成开不成，我党都处于主动地位。

23日，毛泽东批示：

小平同志：

此件已看过。请你们先讨论一下，以初步意见告我。

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提不出意见。待三月中旬我到北京，同你们研究这个问题。

毛泽东

二月廿三日

在报送报告时邓小平在王稼祥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主席：这个文件送你先看。我们还没有讨论，主要是目前由我们建议召集国际会议，是否适当的问题。最好能将你的意见先告诉我们。”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意见旁批示：“我在研究此点。”

与中联部的文件差不多同时，毛泽东还收到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月15日的修改本。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审读这份文件。

下午，毛泽东离开上海到了杭州。

当天，毛泽东在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月15日修改本上批示：

少奇同志：

二月十七日的信及两个文件，均已看过，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

毛泽东二月廿三日

人大会议，照恩来提议，以移至三月二十日报到，看两天文件，然后开大会一天，随即开展座谈会。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

毛泽东又白

在《报告》修改本第14页上毛泽东作了一处修改：

大家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九年二月的两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了人民公社工作中的“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等错误。他又曾尖锐地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加点字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毛泽东还修改审定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草稿）》。

毛泽东离开北京临行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大会上的讲话。

2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毛泽东对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24日早上5时，他写了一个批条，语气很婉转：

田家英同志：

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上午五时

当天，毛泽东还在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上批示：

邓小平同志：

全文看过。很好。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毛泽东又批一句：

“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请紧催，速送来，看一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

25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给他的报告。周恩来说，次日他将同陈毅飞广州，谈军队干部转业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未完待续）

## 时光的容颜

○陈奕静

时光缓缓流淌，带来的不仅是年龄上的增长，也给我们带来了思想认知上的升华、生活水平上的提高、城市面貌上的焕新、和谐社会上的塑造。

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的。依稀记得2012年，青涩的我带着青春的梦想踏进了象牙塔般的大学生活；转眼间，五年过去了，我已经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人生的这盘棋也在逐步的规划与完善中。

还记得当初离开故乡时，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路，拥挤的街道挤满了路边的小吃摊，人来人往、车进车出，拥挤在两侧陈旧的建筑物之间。一到下雨，就成了真正的水泥路，“水”加“泥”，这天气也就是我最不

爱出门的时候。人人都打把伞，你碰到我，我扎到你，吵吵闹闹、斤斤计较。两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故乡，依旧是熟悉的面孔，不一样的是那嘈杂的声音，从吵闹声变成了优美的音乐声，一群大爷大妈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广场上跳起了自己的舞蹈。道路上依旧车水马龙，许多家庭都买上了自己的私家车，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我那美丽的故乡啊！你现在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愿用我那微不足道的力量为你奉献一生，去雕琢你的容颜。老建筑物脱掉了以前破旧不堪的褴褛，换上了清新素雅的玉衣，点点星光为你照明，还有那青葱的绿色也来衬托你的美。坑坑洼洼、拥挤不堪的窄马路变得宽敞明亮、四通八达；热闹的

街区变得井井有条，不再影响正常的通行。现在新建的公园游园已经开放，共享单车不但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也带来了绿色环保。市民的休闲娱乐渐渐丰富，生活更加滋润。南水北调解救了干涸的溪流，哺育着汝州人民，滋润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将汝州打造成了山水宜居的绿城。

五年的青葱岁月，带走了腴腆青涩，带来了稳重成熟；五年的发展时光，拂去了古老旧貌，焕发了亮丽光彩；我想起了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 搁置的美丽

○王瑞敏

说来惭愧，我的学生生涯还真是“混”出来的。

上学时只喜欢文史和音乐，性格内向又不合群，梦想着长大要成为一名歌手或是研究古文化。升入初中，时逢琼瑶阿姨和金庸大侠扑面而来，旋即疯狂地迷恋上了书中的英雄儿女和文字，埋怨自己错生了年代。豆蔻年华，小伙伴儿有的争美扮靓，有的谈起了恋爱，我却在蚊帐里偷偷记下了几本厚厚的少女情怀。

对音乐的天赋，在我七八岁时已初见端倪。80年代初，当时刚刮起乐坛流行风，只要有新歌，我听上三五遍即可模仿得惟妙惟肖。记得12岁那年音乐考试，一曲《知音》让那位教音乐的梅先生赞赏不已。刚唱几句即决定让我免考；初识邓丽君的歌时，便把她惊为天人，叹世上

怎会有如此音韵。虽然我一直想去学音乐，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走上这条路。所幸，后来在单位做宣传工作，让我的音乐专长有了发挥的余地。工作闲暇时，我也参加过市里举办的各类文艺演出，至今想起市里的春晚节目单上有自己的名字，就兴奋不已。尤其在今年市里举办的“好声音”节目，我还获得了优秀歌手奖，这让痴迷舞台的我兴奋了好久。

除了音乐，我对文学也情有独钟。姐姐大学毕业时带回的几箱书籍为我的文学打下了基础，但在内心深处，我对文字的情结根深蒂固却又不愿触碰，直到2013年的母亲节，缘于对妈妈强烈的思念让我拿起笔来，才有了与妈妈相隔七年后的天人对话……那一刻，泪水伴着文字，让我

欲罢不能。就这样，我写的文章也慢慢见诸报端。家人和朋友惊讶于我的文字，我戏说是大器晚成，其实也都是袭人之作，只不过有些许心灵的感悟而已。

一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思绪随指尖在键盘上翻飞，文字更是亦然。她把我内心的世界、眼中的悲欢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使把玩文字的我，得到了释放和满足。生活与工作的经历、交友与处世的体会，敲击出来就是一篇心灵小语，静静地聆听着时光悄悄向我走来，感觉竟是那般令人心撼！

醉了月，醉了星，想拾起一地凌乱得心绪裁成最美的衣褶，与音乐依恋着，与文字缠绵着……

我的世界，从此日光倾城；我的岁月，从此遍地花开！



随着时间的快速流过，我们人类的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了。2010年的一个早晨，我睁开了双眼，打个哈欠，客厅里的饮水机翻了个身，从里面伸出两只机械手，竟然变成了个机器人！它的手一翻，冒出一个水杯。真是神奇！饮水机到我的屋里翻个身，这是怎么回事？哦，原来机器人在翻身的时候已经把水杯递给了我。嗯，不错，整套动作难度100分，饮水机竟然得了99分！非常不错。

“我要穿衣服。”语音刚落，一个衣柜出现在我的面前，打开柜子后，有许多的衣服出现在了眼前。我随便地乱挑了一件，再系个领带。好帅呀！

在我们这个时代，车会变成机器人，洗衣机、烘干机都会变形。那人呢？当然也会变形了。

在家里，人们全靠机器人。机器人帮我们做饭、洗衣、喝水……久而久之，人类甚至忘了怎样做饭，还有人甚至用机器人干坏事，比如，用微型机器人盗窃，用武装机器人抢劫……不过没关系，机器人警察在等着它们呢。

变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呀？这一切都在等待着我去探索，去创造……

老师评语：看来作者是个科技迷，科幻故事看多了，就有了自己的想象。虽然语言还有点稚嫩，想象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作者那颗天马行空的心是难能可贵的。



## 透视秋光

宋乐义 摄